

中国历代文化丛书

隋唐演义

◆〔清〕褚人获 著



華齡出版社

中国历代文化丛书

隋唐演义

(下)

[清]褚人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隋主起兵伐陈 晋王树功夺嫡	(1)
第 二 回	杨广施谗谋易位 独孤逞妒杀宫妃	(7)
第 三 回	逞雄心李靖诉西岳 造讖语张衡危李渊	(12)
第 四 回	齐州城豪杰奋身 植树岗唐公遇盗	(18)
第 五 回	秦叔宝途次救唐公 窦夫人寺中生世子	(23)
第 六 回	五花阵柴嗣昌山寺定姻 一蹶囊秦叔宝穷途落魄	(28)
第 七 回	蔡太守随时行赏罚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34)
第 八 回	三义坊当铜受腌臢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40)
第 九 回	人酒肆重逢旧识人 还饭钱径取回乡路	(45)
第 十 回	东岳庙英雄染病 二贤庄知己谈心	(50)
第 十 一 回	冒风雪樊建威访朋 乞灵丹单雄信生女	(56)
第 十 二 回	皂角林财物露遭殃 顺义村擂台逢敌手	(61)
第 十 三 回	张公谨仗义全朋友 秦叔宝带罪见姑娘	(68)
第 十 四 回	勇秦琼舞铜服三军 贤柳氏收金获一报	(74)
第 十 五 回	秦叔宝归家侍母 齐国远截路迎朋	(79)
第 十 六 回	报德祠酬恩塑像 西明巷易服从夫	(84)
第 十 七 回	齐国远漫兴立球杨 柴郡马挟伴游灯市	(92)
第 十 八 回	王碗儿观灯起衅 宇文子贪色亡身	(96)
第 十 九 回	恣蒸淫赐盒结同心 逞弑逆扶王升御座	(101)
第 二 十 回	皇后假宫娥贪欢博宠 权臣说鬼话阴报身亡	(106)
第 二 十 一 回	借酒肆初结金兰 通姓名自显豪杰	(111)
第 二 十 二 回	驰令箭雄信传名 屈官刑叔宝受责	(118)
第 二 十 三 回	酒筵供盗状生死无辞 灯前焚捕批古今罕见	(124)
第 二 十 四 回	豪杰庆千秋冰霜寿母 罡星祝一夕虎豹佳儿	(130)
第 二 十 五 回	李玄邃关节全知己 柴嗣昌请托洗赃官	(135)
第 二 十 六 回	窦小姐易服走他乡 许太监空身入虎穴	(141)
第 二 十 七 回	穷土木煬帝逞豪华 思净身王义得佳偶	(147)
第 二 十 八 回	众娇娃剪彩为花 侯妃子题诗自缢	(153)

第二十九回	隋炀帝两院观花 众夫人同舟游海	(159)
第三十回	赌新歌宝儿博宠 观图画萧后思游	(164)
第三十一回	薛冶儿舞剑分欢 众夫人题诗邀宠	(171)
第三十二回	狄去邪人深穴 皇甫君击大鼠	(178)
第三十三回	睢阳界触忌被斥 齐州城卜居迎养	(183)
第三十四回	洒桃花流水寻欢 割玉腕真心报宠	(189)
第三十五回	乐永夕大士奇观 清夜游昭君泪塞	(194)
第三十六回	观文殿虞世南草诏 爱莲亭袁宝儿轻生	(201)
第三十七回	孙安祖走说窦建德 徐懋功初交秦叔宝	(206)
第三十八回	杨义臣出师破贼 王伯当施计全交	(213)
第三十九回	陈隋两主说幽情 张尹二妃重贬谪	(218)
第四十回	汴堤上绿柳御题赐姓 龙舟内绛仙艳色沾恩	(223)
第四十一回	李玄邃穷途定偶 秦叔宝脱陷荣归	(229)
第四十二回	贪赏银詹气先丧命 施绝计单雄信无家	(235)
第四十三回	连巨真设计赚贾柳 张须陁具疏救秦琼	(241)
第四十四回	宁夫人路途脱陷 罗士信黑夜报仇	(248)
第四十五回	平原县秦叔宝逃生 大海寺唐万仞徇义	(254)
第四十六回	杀翟让李密友 乱宫妃唐公起兵	(261)
第四十七回	看琼花乐尽隋终 殉死节香烈见	(268)
第四十八回	遗巧计一良友归唐 破花容四夫人守志	(275)
第四十九回	舟中歌词句敌国暂许君臣 马上缔姻缘吴越反成秦晋	(281)
第五十回	借寇兵义臣反叛臣 设宫宴曹后辱萧后	(286)
第五十一回	真命主南牢身陷 奇女子巧计龙飞	(295)
第五十二回	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宁夫人感计走他乡	(302)
第五十三回	梦周公王世充绝魏 弃徐勣李密归唐	(308)
第五十四回	释前仇程咬金见母受恩 践死誓王伯当为友捐躯	(314)
第五十五回	徐世勣一恸成丧礼 唐秦王亲啗服军心	(320)
第五十六回	啖活人朱粲兽心 代从军木兰孝父	(329)
第五十七回	改书束窈窕公主辞姻 割袍襟单雄信断义	(335)
第五十八回	窦建德谷口被擒 徐懋功草庐订约	(342)
第五十九回	狠英雄牢聚首 奇女子凤阁沾恩	(349)
第六十回	出囹圄英雄惨戮 走天涯淑女传书	(356)
第六十一回	花又兰忍爱守身 窈窕娘飞章弄美	(365)

第六十二回	众娇娃全名全美	各公卿宜室宜家	(372)
第六十三回	王世充忘恩复叛	秦怀玉翦寇建功	(381)
第六十四回	小秦王宫门挂带	宇文妃龙案解诗	(389)
第六十五回	赵王雄踞龙虎关	周喜霸占鸳鸯镇	(394)
第六十六回	丹霄宫嫔妃交谮	玄武门兄弟相残	(400)
第六十七回	女贞庵妃主焚修	雷塘墓夫妇殉节	(407)
第六十八回	成后志怨女出宫	证前盟阴司定案	(413)
第六十九回	马宾王香醪濯足	隋萧后夜宴观灯	(419)
第七十回	隋萧后遗襟归坟	武媚娘披缁入寺	(423)
第七十一回	武才人蓄发还宫	秦郡君建坊邀宠	(428)
第七十二回	张昌宗行帷幸太后	冯怀义建节抚顽贞	(434)
第七十三回	安金藏剖腹鸣冤	骆宾王草檄讨罪	(438)
第七十四回	改国号女主称尊	阎婆娑小人怀肉	(444)
第七十五回	释情痴夫妇感恩	伸义讨兄弟被戮	(449)
第七十六回	结彩楼嫔御评诗	游灯市帝后行乐	(456)
第七十七回	鸩昏主竟同儿戏	斩逆后大快人心	(462)
第七十八回	慈上皇难庇恶公主	生张说不及死姚崇	(466)
第七十九回	江采苹恃爱追欢	杨玉环承恩夺宠	(473)
第八十回	安禄山人宫见妃子	高力士沿街觅状元	(478)
第八十一回	纵嬖宠洗儿赐钱	惑君王对使剪发	(485)
第八十二回	李谪仙应诏答番书	高力士进谏议雅调	(489)
第八十三回	施青目学士识英雄	信赤心番人作藩镇	(495)
第八十四回	幻作戏屏上婵娟	小游仙空中音乐	(501)
第八十五回	罗公远预寄蜀当归	安禄山请用番将士	(507)
第八十六回	长生殿半夜私盟	勤政楼通宵欢宴	(514)
第八十七回	雪衣女诵经得度	赤心儿欺主作威	(519)
第八十八回	安禄山范阳造反	封常清东京募兵	(524)
第八十九回	唐明皇梦中见鬼	雷万春都下寻兄	(530)
第九十回	矢忠贞颜真卿起义	遭妒忌哥舒翰丧师	(536)
第九十一回	延秋门君臣奔窜	马嵬释兄妹伏诛	(541)
第九十二回	留灵武储君即位	陷长安逆贼肆凶	(546)
第九十三回	凝碧池雷海青殉节	普施寺王摩诘吟诗	(551)
第九十四回	安禄山屠肠殒命	南霁云啖指乞师	(556)
第九十五回	李乐工吹笛遇仙翁	王供奉听棋谒神女	(562)
第九十六回	拚百口郭令公报恩	复两京广平王奏绩	(568)

第九十七回	达奚女钟情续旧好 采苹妃全躯返故宫	(573)
第九十八回	遗锦袜老姬获钱 听雨铃乐工度曲	(579)
第九十九回	赦反侧君念臣恩 了前缘人同花谢	(584)
第一百回	迁西内离间父子情 遗鸿都结证隋唐事	(589)

第五十一回 真命主南牢身陷 奇女子巧计龙飞

词曰：

何事雄心自逞，无端美里羈囚。君臣瞥见泪交流，甚日放眉头。
幸遇佳人梦，感群英尽吐良谋。玉鞭骄马赠长游，三叠唱离愁。

调寄《锦堂春》

哲人虽有前知之术，能趋吉避凶，究竟莫逃乎数。当初郭璞与卜珷，皆精通易理。一日郭璞见与珷叹道：“吾弗如也，但汝终不免兵厄！”卜珷道：“吾年四十一，为卿相，当受祸耳；但子亦未见能令终。”郭璞道：“吾祸在江南，素营之未见免兆。”卜珷道：“子勿为公吏可免。”郭璞道：“吾不能免公吏，犹子不能免卿相也。”后卜珷为刘聪军将，败死晋阳；而郭璞亦以公吏，为三郭所杀。故知数之既定，不但古帝王不能免，即精子易者，亦难免耳。

如今再说夏王窦建德，来到乐寿。曹后接人宫中，拜见了，便道：“陛下军旅劳神，幸喜逆臣已诛，名分已正，从此声名高子唐、魏多矣。但隋皇泰主，尚在东都，未知陛下可曾遣臣奉表去奏闻否？”夏王道：“孤已差杨世雄赍表去了。宫中彩币绫锦，宫娥彩女，均作四分，以二分赐与功臣将士，以二分酬唐、魏两家同谋灭贼之功。孤但存其国宝珍器图籍而已。”曹后道：“陛下处分甚当，还有一个活宝在此，未知陛下贮之何地？”夏王道：“御妻勿认孤为化及之流。孤自起兵以来，东征西讨，宇宙至广，未有一隅可为止足之地，何暇计及欢乐之事？孤所以带萧后来者，恐留在中原，又为他人所辱，故与女儿同来，自有所在安放他去。”曹后道：“妾非妒妇，止不过为国家计耳；若如此，则是宗庙之福也。”

过了一宵，夏王即差凌敬送萧后等，到突厥义成公主国中去。萧后原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宵来受了曹后许多讥辱，已知他不能容物，今听见要送到义成公主那边去，心中甚喜。想道：“倒是外国去混他几年好，强如在这里受别人的气。”催促凌敬起身，下了海船，一帆风直到突厥国中。凌敬遣人赏书币去报知义成公主。启民可汗因往贺高昌王麹伯雅寿，不在国中。义成公主即命王义发驼马去接萧后；又差文臣去请凌敬，到驿馆中款待。

萧后在舟中，见王义下船来叩见，正是他乡遇故知，不觉满眼流泪，问道：“王义，你为何在此？”王义道：“臣是外国人，受先帝深恩，何忍再事新主？故护持赵王同沙夫人在此。先帝不听臣谏，把一座江山轻轻的弄掷。

今娘娘到这里来，原是至亲骨肉，尽可安身过日。公主差臣来接娘娘，快到官中去相见。”萧后起岸，上了一匹绝好的逍遥骏马，来到官中。义成公主同沙夫人出来，接了进去。行过礼，大家抱头大哭。萧后对沙夫人道：“你们却一窝儿的到了这里，止丢了我受尽苦恼！”沙夫人道：“妾等又闻娘娘仍旧正位昭阳，还指望计除逆贼，异日来宣召我们，复归故土；不想又有变中之变。”

正议时，只见薛治儿与姜亭亭出来朝见。萧后问沙夫人道：“还有几位夫人，想多在这里？”薛治儿答道：“那同出来的狄、秦、李、夏四位夫人，已削发空门，作比丘尼矣！”萧后见说，长叹了一口气，又对沙夫人道：“夫人既在这里，赵王怎么不见？”沙夫人道：“他刚才同孩子们打围去了。”萧后道：“我倒时常想念他。”沙夫人道：“少刻回来，见了母后，是必分外欢喜。”一回儿摆上宴来，止不过山禽野兽，鹿脯驼珍。其时王义已为彼国侍郎，姜亭亭已封夫人，薛治儿做了赵王保母，大家坐定，各诉衷肠。

日色已暮，只见小内侍进来报道：“小王爷回来了。”萧后两年不见赵王，今见长得一表人材，身躯高伟，打了许多野兽，喊进来道：“母亲，孩儿回来了。”望见里边摆了酒席，忙要退出去。沙夫人道：“你大母后在这里，快过来拜见。”赵王站定了脚，薛治儿与姜亭亭忙下来对赵王说道：“此是你父皇的正宫萧娘娘，他是你的大母，自然该去拜见。”赵王见说，只得走上去，朝上两揖。萧后正开言说道：“儿两年不见，不觉这等长成了。”只见赵王两揖后，如飞往外就走。沙夫人道：“这该行大礼才是，怎么就走了去？”薛治儿重新要去搀他转来。赵王道：“保母，你不知当年在隋宫中，他是我的嫡母，自然该行大礼。今闻他又归许氏，母出与庙绝，母子的恩情已断；况他又是失节之妇，连这两揖，在沙氏母亲面上不好违逆，算来已过分了。”说完，撒脱了薛保母的手，往外就走。萧后听见，不觉良心发现，放声大恸，回想杨帝旧时，何等恩情，后逢宇文化及，何等疼热。今日弄得东飘西荡，子不认母，节不成节，乐不成乐，自貽伊戚如此。越想越哭，越哭越想，好像华周杞梁之妻，要哭倒长城的一般。幸得义成公主与沙夫人等，百般劝慰。自此萧后倒息心住在义成公主处，按下不题。

再说秦王回到长安，朝见唐主。唐主说三处兵锋厉害。秦王道：“厉害何足为惧？但刘武周与萧铣唐于西北，王世充居于中央。臣竟欲差人致书，先结好世充，使不致瞻前顾后，然后进兵专攻刘、萧二处，无有不克之理。未知父皇以为是否？”唐主称善。即修书一封，着杨道、张千，到洛阳王世充处。二人领命即行。岂知王世充看了来书大怒，扯碎了书，将杨通斩于阶下，将张千割去两耳放回。张千抱头鼠窜，逃回长安，哭诉唐主。唐主大怒。自欲提兵去剿世充。秦王道：“不必父皇动怒，臣儿自有调度

在此：差李靖为行军大元帅，领兵十万去扼住刘武周。臣儿领一旅之师，誓必诛灭世充，回来见驾。”唐主大喜，即命秦王领兵十万，前往洛阳进发。时秦王每一出师，西府宾僚如杜如晦、袁天罡、李淳风、侯君集、姚思廉、皇甫无逸等，秦王平昔以师礼事之，故凡出兵，无不从侍帷幄，筹谋谋画。秦王命殷开山为先锋，史岳、王常为左右护卫，刘弘基为中军正使，段志玄、白显道为左右护卫。自领一军居后。长孙无忌、马三保等保卫船骑。水陆并进，来到洛阳。王世充探知，亦领军于睢水，列阵相迎。秦王屯兵于睢水之北，两军相接，当不起唐家兵精将勇，杀得世充大败进城，坚闭不出。

次日唐营排宴，犒赏三军已毕。秦王乘着酒兴，问土人：“此地何处好景，可以游玩？”土人答道：“城北十里外，有一北邙山，周围百里，古帝王之陵，忠臣烈士之墓，如星罗棋布，其中珍禽怪兽，苍松古柏，无限佳景。”秦王见说，喜道：“吾正欲到彼处射猎。”李淳风道：“臣晨起演先天一数，殿下该有百日之灾，不可开弓走马玩景；况面带青色，还是不走的是。”秦王道：“吾日夕驰骋于弓马之间，觉得气爽神怡，有何利害？”即同马三保软甲轻衣，雕弓利箭，十余骑径往北邙山来。

到了山内，秦王四顾了一回，喟然长叹道：“吾想前代之君，坐镇中华，拥百万之师，有多少英雄豪气，今止得几个石人石马相随。况荆棘丛生，狐兔为侣，宁不可叹。日后唐家天子，亦如此而已。”正嗟叹间，忽见西北上，赶出一只白鹿，冲面而来。秦王扣满弓，一箭射去，正中鹿背。那鹿带箭望西而走，秦王纵马追之，紧赶数里，转过山坡，其鹿杳然不见。秦王四下追寻，不觉骤至一处，坦然平川旷野，但见旌旗耀目，戈戟森罗，一座新城门，匾上“金墉城”三字，日光耀目。秦王道：“此非李密所唐之城乎？”马三保道：“正是，殿下可急回，若彼知之，便难脱身。”不提防守城军卒看见，忙去报知魏主，李密道：“此必是李世民诱敌之计，不可追之。”程知节踊跃向前道：“主公，此时不擒，更待何时？”说了，手提大斧，跨上青鬃马，如飞出城。秦叔宝恐知节有失，随即赶来。

时秦王正欲回骑，只见一人飞马来追，大叫道：“李世民休走！”秦王横枪立马问道：“你何人？”知节道：“我便是程咬金，特来捉你。”秦王笑道：“谅你这贼夫，问足为惧？”知节举起双斧，直取秦王。秦王挺枪来迎。斗了三十余合，因马三保被秦叔宝接住，秦王只得败走，三保也抵敌不住，亦自逃去。知节追赶秦王，看看较近；秦王搭上箭，拽满弓，飏的一声，正射中知节盔缨。秦王见射不中，心中甚慌，纵马加鞭复走，恰值面前一座古庙，牌书“老君堂”三字。秦王心下想道：“既有此庙，何不进去躲过片时？”忙进庙门，把门关了，取一条大石条来顶撞了，把马拴在庙廊下。向着老

君神像，也不及细祷，作一揖道：“神圣在上，若能救吾李世民脱得此难，当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祝告了，即往神座内躲避。那老君原是灵感的，故受一方香火。今见一个真命之主，紫微有难，岂不显圣？便刮起一阵旋风，把秦王行来的马蹄踪迹，都灭没了。又把蜘蛛繁尘，网定庙门。

程知节追赶秦王，到三岔路口，倏忽不见，四下一望，只见前面一个大树深林，丛丛茂密，便纵马加鞭，赶进林中。上了山岗，见山背后一座古庙。知节慌忙来至庙前，把门乱推，却推不开；蜘蛛网面，四下里尘灰飞絮，像久无人进来的。只得兜转马头，复上山岗。向庙中细看，吃了一惊。只见屋脊中间，一条大黄蟒蛇，盘踞其上。知节看了想道：“吾闻得人说，汉刘邦斩了芒碭山的大蟒蛇，后来做了皇帝，我也是个汉子，难道除不得此孽畜！”忙下岗，到庙前下了坐骑，将一块大石，撞开了庙门，往屋脊上看，却又不见。想道：“孽畜必游进殿内去了。”走到殿前，只见一马系在柱上。知节道：“原来李世民躲在这里！”又看梁柱上的蟒蛇，踪迹全无，瞥见神柜上帘幕摇动，恍如蛇尾现出在外。

原来秦王见有人进殿细看，如飞在柜里轻轻拔出剑来。时叔宝亦追赶进殿，见知节把神幕揭起，喝道：“贼子，却躲在这里！”举起巨斧，照着秦王头上砍来。秦叔宝忽见五爪金龙现出来，抓住巨斧。叔宝知是真命之主，如飞抢上前，把双铜架住巨斧道：“兄弟，你好莽撞，岂不知唐与魏原是同姓，曾有书礼往来？今若把一死的见驾，是无功而反有罪矣！”知节道：“大哥，你不知吾刚才见他，是一条黄蟒蛇精，今不杀他，他会遁去。”秦叔宝微笑了一笑，轻轻扶秦王出了神柜，叫手下宽松剪了，扶出庙门。从人牵了秦王的马，程知节、秦叔宝各上了马押后，一行人带进金墉城来。那些市井小民，不知好歹，口中啧啧赞道：“好一个汉子，生得秀眼浓眉，方而大耳，不知犯着何事，被两位将军解进城来。”有几个跟进城的百姓，便道：“你们不要小觑他，这是一位唐家的太子，因偶然在这里过，被我两位将军获住。”众百姓道：“怪道相貌迥出寻常，原来是金枝玉叶，可惜，可惜！”秦叔宝在马上听得，却要放脱他，因众耳众目，又不便行，只得解至府门。

魏公令群刀手拿秦王至阶前，责之道：“你这个猾贼，却自来送死。汝父镇守长安，坐承大统。吾居墉城，管理万民。前已明取河南，今又想暗袭金墉，是何道理？”秦王道：“叔父暂息虎威，侄有言禀上。因洛阳王世充，杀我使臣，故侄领兵征讨，败其三军。世充坚闭不出，是以退兵千秋岭下。偶因乘醉捕猎，来金墉探望叔父，不意叔父反致见疑。”魏公怒道：“你这个猾贼，吾与汝何亲，假称吾叔父！汝本恃勇轻敌而来，探吾虚实，于中起事，却以甜言哄我。”喝令武士，推出斩之。魏征道：“主公若斩世民，非安社稷之计，金墉速子受祸矣。”密问：“何故？”魏征道：“此人东征西荡，争

入长安，与其父坐承大统，兵精粮足，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彼若知我主杀其爱子，必起倾国之兵，前来复仇，忿死相拼，有何了日？”李密道：“如此说，难道竟放了他去？”魏征道：“莫若将他监禁在此，使李渊知之，若有降书朝贡之物，放他回还，如若不从，使其子执质在此，终身不敢来侵犯，岂不是好？”魏公道：“此论甚通。”即令狱卒带入南牢。时唐主在长安，因马三保来报知此信，自要亲题人马来讨李密，以救秦王。因刘文静与李密有郎舅之亲，劝唐主修书具礼，来见李密。不意李密绝不认亲，反要把刘文静斩首，幸亏徐世勣劝免，也送入南牢去了。可怜：

青龙白虎同囚室，难免英雄相对泣。

时魏公发放已完，忽见流星马报到，奏说：“开州凯公校尉，杀了刺史傅钞，夺其印绶。会合参军徐云，结连宁陵刺史顾守雍造反。大起人马，犯我境界。说诱洪渊刺史何定，献了城池。二郡入马，与凯公攻打偃师、孟津地方，诸郡百姓无守，甚是紧急。”魏公闻报大惊道：“偃师乃吾咽喉之地，屯粮之所；倘有亡失，魏之大患。孤当自率大军讨之。”即命程知节为先锋，单雄信、王伯当为左右护卫，罗士信、王当仁赍运粮草，留徐世勣、魏征、秦琼，总护国事。亲自领兵，往开州进发。

却说秦王与刘文静，监锁南牢，虽亏秦叔宝时常馈送，不致受苦。更喜那狱官姓徐名立本，字义扶，妻亡，止携一女，名唤惠英，年已二九，尚未适人。那个徐义扶，虽是小官，却是见识高广，眼力颇精。他道刑名过犯，冤抑者多，所以不嫌前程渺小，志愿力行善事，利物济人。秦王初发监禁之日，那夜女儿惠英，梦见一条黄龙，盘踞囚室之内。惠英惊骇，走去偷窥，只见那龙飞来，缠绕其身，遂尔惊醒。述与义扶知道。义扶晓得秦王是个真命之主，遂要放他两人还乡，急切间未得其便。惟每日三餐，请秦王与文静到里边精室中去款待。两人甚感他的恩德。

一日，秦叔宝与魏玄成在徐懋功府中小饮。说起秦王之事，叔宝大笑起来。徐、魏两人问道：“秦兄有何好笑？”叔宝道：“吾想我们程兄弟，真是个蠢才。”懋功道：“那见他蠢处？”叔宝道：“当日在老君堂，要举斧杀死秦王之时，忽现出五爪金龙，向斧抓住，因此弟见了，忙把双铜架住，不好私放他，只得解将出来。程兄弟竟认秦王是黄鳞蛇精，必要除他，岂不是可笑？”玄成道：“吾见秦王，龙姿凤眼，真命世之主。前日主公要杀他，所以力劝监禁南牢。将来数尽归唐，必至玉石俱焚，如何是好？”懋功道：“我们这几个心腹兄弟，如今趁他被难之时，先结识他，日后相逢，也好做一番事业。”叔宝不好说昔日有恩于唐主，今又救了秦王之命，只得点头道：“徐大哥说得是。”玄成道：“据我之见，还该趁主公未归，大家携一樽到那里去，与秦王、文静叙一叙，也见我们这几个不是盲目之人。未知二兄以为何

如？”叔宝应声道：“魏兄说得极是，弟正有此心。明日二兄早来同去。”

过了一宵，秦叔宝家中整治二席酒，悄悄叫人抬进南牢。比及玄成、懋功来时，日已晌午了。三人俱换了便服，大家跟了一个小厮，各坐小轿，来到南牢门首。先是小厮去报知，狱官徐立本如飞开门，接了进去。魏玄成三人叫小厮打发轿人回去，又扶引到囚室与秦王、文静相见了。秦王、文静各各拜谢深恩。懋功道：“非弟辈俱属蒙瞽，不识殿下英明，有屈囹圄；这也是殿下与刘兄，数该有这几日灾厄。今因主公题师讨凯公去了，因此我们进来一候，冀聆教益。”魏玄成道：“只是此地怎好坐？”秦叔宝道：“酒席已摆设在里边。”刘文静对徐懋功道：“狱官徐立本，虽官卑职小，却非寻常之人。承他朝暮殷勤奉侍，实出意外；况他才智识见，另有一种与人不同处。”一头说，众人已到里边，却是三间精室，满壁图书，尽是格言善行。三人请秦王上坐，刘文静次之，玄成、叔宝、懋功各各坐了。秦王道：“承三位先生盛意，世民有何德能，敢劳如此青盼。那狱官徐义扶，虽居击柝之职，定不久于人下者。承他日夕周旋，愚意欲借花献佛，邀来一坐，未知三位先生肯屑与他同坐否？”徐世勣道：“他原是隋朝科甲出身，当日主公原教他为司马，不知甚意，自愿居刑曹监守。”魏征道：“吾也闻他是个乐善好道有意思的人，这样世界的官儿论甚大小，快请出来。”小厮请了徐立本出来，谦让了一回，只得于末席坐下。

酒过三巡，只见徐家一小僮进来，向家主禀道：“有懿旨在外。”徐立本如飞起身出去。玄成等众人尽加惊异，俱在那里揣度。只见徐立本走来坐定，魏玄成忙问道：“宫中怎有甚懿旨到这里来？”徐义扶笑道：“不敢隐瞒，正官王娘娘实与小女有缘，晓得小女颇识几字，素知音律，幸得禁林清赏，故此常差内侍接进官去陪侍。前因分婉太子，进去问候，今日是弥月，叫他进去，不知还有甚事。”徐懋功道：“令媛想是有才貌的了，今年多少贵庚？”徐义扶道：“小女名唤惠英，年一十九岁了。”徐懋功见秦叔宝、魏玄成与秦王说起袭取河南一段，也就住口，不与义扶讲。大家诉说战阵功业之事。

正说得热闹，只见一个小厮，向魏玄成禀道：“走役来报王爷差人赍敕诏快到了。”玄成向叔宝、懋功道：“二兄陪殿下宽饮一杯，弟去了就来。”说了起身而去。文静与懋功是旧交，秦王与叔宝彼此有恩心交，四人更说得投机。忽小厮报道：“魏老爷来了。”大家起身。懋功谦：“想必主公威降了凯公，复平土地，故有敕诏，为何吾兄反有忧色？”玄成就在袖中，取出诏书来道：“请二兄看便知。”前面不过凯公肉袒投降，后又喜生太子，故降敕文，除人命强盗重情外，不放南牢李世民、刘文静二人，其余咸赦除之。懋功与叔宝读了一遍，双眉频蹙，默然不语。只听见外边人声嘈杂。魏玄成

问道：“为何喧闹？”徐义扶道：“想必官侍送小女回来。”又见那小厮出来，请义扶进去。徐懋功道：“前日秦大哥要打帐在赦内邀恩，吾度量必不能够，为什么呢？昔日魏公待人，还有情义，近日所为，一味矜骄，恃才自用。目下赦内若肯赦二公，则前日先认了亲，不至如此相待。”叔宝道：“除此之外，却怎么商量？”秦王听见他们计议，不好意思，只得说道：“承三位先生高谊，或者吾两人灾星未退，且耐心再住在此几时，亦无不可。只是有费三位先生照拂周旋。”魏玄成道：“吾有个道理在此。”

正要说话时，只见徐义扶走将出来，便缩住了口。刘文静对众人道：“义扶兄已属心交，众兄有话不妨直说。”魏玄成对刘文静道：“刘兄来看赦书上，那一条不赦南牢的‘不’字，只消添上一竖一画，改为‘本’字，主公归来，料必无疑。就有干他事，这血海干系，总是我三人担待了。”秦叔宝喜道：“这却甚妙，须要就烦魏兄大笔，方写得像他亲笔一般。”时众人站在一堆儿，也有说妙的，也有不开口的。徐义扶道：“卑职倒有一计在此，不知三位大人可容卑职略参末议否？”徐懋功道：“兄有良策，快些说出来。”义扶道：“以不改本，恐文义念去，有些勉强；况主公非昏暗庸愚眊眼糊涂之主，看他另写一行，下笔之时，何等慎重，今若改了本字，主公回家，必然看出，有许多不妙。莫若竟让卑职，把秦殿下与刘大夫放去。主公回来，三位大人尽推在卑职身上，虽尚可饰辞，犹难免守国防范之愆，然不至有大害了。若明改赦诏，不几视朝廷之敕书，如同儿戏乎？”众人都道：“此论不差。”魏玄成道：“义扶持论甚畅，但不知怎样个放法？”徐义扶道：“方才王娘娘宣小女进去，因太子弥月，欲草疏到主公处，奈因身子尚憊劳顿，故叫小女代为草就，要差人到孟津去。小女有心乘机奏过王娘娘，即讨此差与卑职，明日四鼓就要起身，岂不好是改赦的机会？现有露旨，叫卑职到徐大人处拨差官兵守护狱囚的，内票在此，表章是用黄绢封固的，小女藏在里边。”袖中取内票出来。徐懋功取来一看，只见上写道：“仰兵部掌印大堂徐，速拨吏卒二十名，去守南牢监禁，待狱官徐立本公干归，即使交卸，勿得有误施行。”玄成、叔宝大喜道：“这是唐主之福，该使殿下还朝，父子重逢，君臣会合。”徐义扶道：“只是要五匹有鞍轡的好马，方才济事。”魏玄成道：“连兄只须三骑，多此二骑何用？”徐义扶道：“小女与一个小价，亦少不得。”徐懋功道：“既如此，也该请令媛出来见了殿下，好少刻同行。”

徐义扶忙进去，同女儿惠英出来。众人见时，乃是一个才要改妆不脂不粉的美秀女子。徐义扶道：“匆忙之际，总朝上三叩首就是。”众人皆要还礼，义扶再三不容，只得答以三揖。惠英如飞进去了。徐懋功道：“我前者会征化及，得二匹骏马，驯良之至，一匹赠与殿下，一匹赠与令媛惠英。”秦叔宝道：“殿下的追风马，我养好在厩下，并挑选二匹送来，后会有期，我

们该大家别过罢！”徐懋功道：“诸公该作速收拾，同我发兵卫下来，就到我署中来是了。”魏、徐、秦又叮咛了一番。义扶送了三人出门，如飞进去，收拾了细软，把两套青衣小帽与秦王、文静换了。义扶又添些果菜，叫小厮扛了一坛酒，放在客座里。秦王问义扶道：“添酒增肴，是何缘故？”刘文静道：“我晓得这是义扶的作用，少刻便见。”

正说间，听得叩门声响。义扶如飞叫小厮去开门看来，却是一个老队长同十来个小兵，到义扶面前叩见了。义扶对众人道：“里边禁门，刚才徐大老爷差人到来巡察，已封好在那里了。恰好我们两个舅子，要同到孟津单将军处公干，故有现成酒肴在此，天气寒冷，酒在坛里，你们吃了罢，只要收拾好了家伙。”说完了，徐惠英提了灯笼，秦王与文静负了奏章与报箱，小厮青奴挑了行李，叫一个士兵出来，关好了门进去了。徐义扶等五人，忙忙走的不多几步，只见秦叔宝家小厮迎上前来，说道：“家老爷坐在堂中，候徐爷去会。”义扶等走进叔宝署中，只见院子里系着五匹马。秦叔宝忙出来接见，对秦王道：“我晓得殿下归心甚急，此刻也不敢尽情了。”将手指着院子里的马道：“这两匹马，是刚才徐大哥叫人牵来的；这匹金串银镫的，赠与殿下，那匹绣串雕鞍的，赠与惠英小姐。殿下的马，文静兄坐去。那二匹是我赠与义扶及管家的，多是驯良善走的脚力。”又在袖中取出书札来，对文静道：“此三件烦兄带去，一道表章是叩谢唐王的。两封书启，候李药师与柴嗣昌两兄的。代弟一一致意。”文静如飞打开包裹藏好。叔宝叫小厮快牵自己的坐骑来，要送秦王出城。秦王止住道：“承将军等许多情义，我李世民镂之心版，再不敢劳尊驾送出城，恐惹嫌疑。”叔宝洒泪道：“士为知己死，大丈夫若虑嫌疑，何事可为？”即便先上了马，众人也只得上了马，急赶出城，又叮咛了一番，然后举手相别。这叫做：

惺惺自古惜惺惺，说与庸愚总不解。

第五十二回 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宁夫人感计走他乡

词曰：

深锁幽窗，遍青山，愁肠满目。甚来由，风风雨雨，乱人心曲。说到情中心无主，行看江山春生谷。正空梁断影泛牙樯，成何局？

画虎处，人觝觝。笑鹰扬，螳臂促。怎与人无竞，高飞黄鹤。眼底羊肠逢九坂，天边恶浪愁千斛。甚张罗？叫得子规来，人生足。

调寄《满江红》

流光易过，天地间的事业，那有做得完的日子？游子有方，父母爱子之心，总有思不了的念头。功名到易处之地，正是富贵逼人，取之如拾芥。若是到难处之地，事齐事楚，流离颠沛，急切间总难收煞。却说秦王与刘文静、徐义扶、女儿惠英，四五骑马，离脱了金墉城，与秦叔宝别了，连夜趲行。秦王在路上，念叔宝的为人，因对刘文静道：“叔宝恩情备至，何等周匝。所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此之谓也。怎得他早归于我，以慰衷怀？”刘文静道：“叔宝也巴不能要归唐，无奈魏势方炽，二则几个弟兄，多是从瓦岗寨起手，干这番事业。三则单雄信是义盟之首，誓同生死，安忍轻抛。如今彼三人，皆有他意者，因前日翟让一诛，故众人咸起离心耳，散则犹未也。”秦王见说，不胜浩叹道：“若然，则叔宝终不能为我用矣！”徐义扶道：“殿下不必挂念，臣有一计，可使叔宝弃魏归唐。”秦王忙问道：“足下有何良策？”徐义扶道：“叔宝虽是个武弁，然天性至孝。其母太夫人，年逼桑榆，与媳张氏，俱安顿瓦岗。”秦王道：“魏家将帅俱集金墉，难道各将家眷尚在山寨里？”徐义扶道：“金墉止有魏公家眷，余皆在寨中。一个叫尤俊达，一个叫连巨真，二将管摄在那里。莫若将秦母先赚来归唐，好好供奉着，叔宝一知信息，必为徐庶之奔曹矣。”秦王道：“好便好，作何计赚来？”徐义扶道：“臣当年曾仕幽州，知总管罗艺，与秦叔宝中表之亲，极相亲爱。今年恰值秦母七十寿诞，莫若假设是罗夫人，因往泰安州进香，路经此地，接秦母到舟中去相会，一叙阔踪。秦母见说，定必欣然就道。若离了山寨，何愁他不到长安？”刘文静道：“要做，事不宜迟，回去就行。”

三人正说得人港，赶到了千秋岭来。只见后面小厮青奴，在马上喊道：“姑娘的靴子掉去了一只了！”秦王听见，如飞兜转马头，只见徐惠英一只窄窄金莲，早已露出。徐惠英虽是个倜傥女子，此时不觉面红耳赤。徐义扶道：“既掉了一只，何不连那只也除了去？”只见秦王把马加鞭纵上一瞥头，向旧路寻去。未及片时，秦王提着一只靴子，向徐惠英笑道：“这不是卿的靴子？”徐惠英如飞下马来向秦王接了，穿扎停当，然后上马。自此一路上，秦王与惠英虽不能雨兔云踪，然侍奉宵征，早已两情缱绻，魂消默会矣。一行人晓行夜宿，不觉早到了霸陵川。秦王对刘文静道：“孤偶然出猎闲游，不意遭此大难，若非惠英、义扶与秦、魏、徐三位同心救援，几乎老死困圈。”刘文静道：“这也是殿下与臣数该有这百日之灾，幸遇义扶，霸夕周全。令媛弃恩施计，殿下不特得一明哲之士，兼得一闺中良佐，岂非祸兮福所倚乎？”

正说时，只见尘头起处，望见一队人马前来，乃是大唐旗号。秦王道：“难道父皇就知孤归国，预差人来迎接？”话未说完，只见袁天罡、李淳风、

李靖三骑马早已飞到面前，口称：“殿下，臣等齐来接驾。”秦王道：“孤当初不听先生们之谏，致有此难，将来后车之戒，孤当谨之。”那时西府宾僚陆续来到，大家拥入潼关。秦王对徐义扶道：“贤卿与令媛，乞暂停驿馆，待孤见过父皇，然后备车驾来接令媛，方成体统。”义扶点首，忙进驿馆中安歇。秦王同众公卿进朝，见了唐帝，到宫中拜见了窦太后，骨肉相叙，如同再生，不觉涕泗横流。秦王细把被难前情，一一奏明。唐帝道：“秦叔宝、徐懋功、魏玄成这三位恩人，目下虽不能归唐，朕当镂之心版，儿亦当佩带书绅。至于义士徐立本与其女惠英，该速给二品冠带，并其小女凤冠霞帔，速宜来见朕。”秦王吩咐左右，在西府内点宫女西名，整顿香车，迎请徐惠英与其父义扶进朝。唐帝见了，甚加优礼，用义扶为上大夫之职，其女徐惠英，赐名徐惠妃，加一品夫人，与秦王为妃，参赞西府军机事务。

秦王又将叔宝寄来的谢表呈上。唐帝看了说道：“叔宝先年与朕陌路相逢，全家亏他救护。今吾儿又赖他保全性命，父子受恩，未知何日得他来少报万一？”秦王道：“不必父皇留念，儿自有良策，使他即日归唐。”说了，大家谢恩出朝。未及数日，秦王即差李靖、徐义扶带领雄兵二千并宫娥数名，拥护徐惠妃夫人，前往瓦岗，计赚秦母出寨。今且按下慢题。

再说魏公李密，在僵师收降了凯公，大获全胜，颁赦军民。正该班师回来，复不自谅，徇行河北部，被夏王窦建德首将王琬，拒战于甘泉山下。被王琬以流矢射中李密左臂，大败丧气。又接徐世勣日报，说狱官徐立本，私放秦王、刘文静归国，自谋官中差使，不知去向。魏公看报大怒，连夜赶回金墉。魏征、徐世勣、秦琼接见。魏公将三人大肆唾骂，道他们不行觉察，通同徇私，受贿卖放，藐视纪纲。将三人即欲斩首。亏得祖君彦、贾润甫等再三告免，权禁南牢，将来以功赎之。

再说秦母与媳张氏孙怀玉，住在瓦岗。虽叔宝时常差人来询候，然秦母年将七十，反比不得在齐州城外，为子者朝夕定省，依依膝下，寻欢快活。奈儿子功名事大，只好付之浩叹而已。一日，只见一个小厮，进来报道：“幽州罗老将军，差人到寨，专候秦夫人起居，要面见的。”秦母见说，对媳张氏道：“罗姑爷处，还是我六十岁时差人来拜寿，后数年以来，音信悬隔，今为什么又差人来，莫非又念及我七十岁的生辰么？”张氏夫人道：“是与不是，还该出去见他，就知分晓。”秦母只得同着怀玉，到堂中来见。两个差官，齐跪下去说道：“差官尉迟南、尉迟北，叩见太夫人。先有家太太私礼一副，奉上的寿仪，俟太夫人到舟中去，家太太面致。”秦母连忙叫怀玉，拖了两个差官起来。随后又是四个女使，齐整打扮，上前叩头。那差官说道：“这是罗太太差来，迎请太夫人的。”秦母道：“小儿秦琼，在金墉干功，不在寨中，怎好有劳台从枉顾？请尊官外厢坐。怀玉，你去烦连伯伯

来奉陪。”怀玉应声去了。

秦母同四位女使，到里边来，见了张氏夫人，叫手下把罗夫人私礼抬了进来，多是奇珍异玩，足值二三千金。寨中这些兵卒，多是强盗出身，何曾看见如此礼物，见了个个目瞪口呆。连尤俊达与连巨真，亦啧啧称羨道：“不是罗家帅府里，也办不出这副礼来。私礼如此，不知寿仪还怎样个盛哩？”那四个女使，见过了张氏夫人的礼，又致意道：“家太太多拜上，因进香经过，要请太太夫人与少爷，同到舟中去一会，方见故旧不遗，叫妾们多多致意。”张氏夫人忙叫手下安排酒筵，款待来使。婆媳两个，私相计议。秦母道：“若说推却儿子不在，礼多不收，也不去会罗姑太太，这门亲就要断了。若说去，琼儿又在金塘，急切间不能去报知。”其时恰好程知节的母亲，也在房中，插口道：“这样好亲戚，我们巴不能个攀图一个来往，他们却几千里路，备着厚礼来相认，却有许多疑虑？”张氏夫人道：“当年怀玉父亲，犯事到幽州，亏得在姑爷手下认亲，解救回来。那十年前婆婆正六十寿诞，我记得姑太太，曾差两员银带前程的官儿，前来上寿。如此亲谊，可谓不薄矣。今若遽尔回他，只道是我们薄情，不知大体的了。”秦母道：“便是事出两难。”程母道：“据我见识，既是老亲，你们婆媳两个，还该同了孙儿去会一会。人生在世，千里相逢，原不是容易得的事，难道你还有七十岁活么？你们若不放胆，我只算你的老伴，去奉陪走走何如？”秦母见他们议论，已有五六分肯去相会的意思了。及见连巨真进来说道：“那两个姓尉迟的差官，多是十年前在历城县来拜过寿的，说起来我还有些认得，怎么伯母就不认得了？”秦母道：“当时堂中挤着许多人，我那里就认得清？既是恁说，今日天色已晚，留他们在寨中歇了，明早一同起身去就是，少不得连伯伯也要烦你护送去的。”连巨真道：“这个自然。”

过了一宿，明早大家用过了早餐，秦母、程母、张氏夫人，多是凤冠补服。跟了五六个丫鬟筵妇，连他们四个女使，共是十二三肩山轿。秦怀玉金冠扎额，红锦绣袍，腰悬宝剑，骑了一匹银鬃马。连巨真也换了大服，跨上马，带领了三四十个兵卒，护送下山。一行人走了十来里，头里先有人去报知。只听得三声大炮，金鼓齐鸣，远望河下，泊着坐船两只，小船不计其数。秦母众人到了船旁，只见舱内四五个官奴，拥出一个少年官妆的美妇人出来。你道是谁？就是徐惠英假装的。秦母与众人停住了轿，便道：“这不是罗老太太，又是谁？”那差来的女使答道：“这是家老爷的二夫人。”秦母见说，也不便再问。大家走进官舱，舱口一将白显道，抢将出来观看，被秦怀玉双眉戟竖，牙毗迸裂，大喝一声。白显道一惊，自进舱里去了。李靖在船楼上望见，骇问来人道：“此非叔宝之儿乎？”来人道：“正是。”李靖道：“年纪不大，英气足以惊人，真虎子也。”快叫人请过船来。